

江都李涵秋著

繪圖自由花範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自由花範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七回 說頑石憨痴莫諱 怕炸彈逃避不遑

江西省城紫石街有一家極大公館門前一例的放着好幾輛馬車和人力車兒人聲誼雜熱鬧異常許多大管家閒着沒事只管挺胸疊肚坐在門房裏邊閒話旁邊站着一個車夫索索抖抖的和他們哀告道求大爺們上去回一聲小的等候得已經好久了將幾個車錢賞給小的好讓小的拉到別處去再尋主顧……他雖是說了好幾遍也沒有個人肯去理他車夫忍不住便發話道飽漢不知餓漢這些老爺只顧粧着大模大樣跨上車子沒命的逼着我們快走走到地頭了又不給錢若是給錢和小的拉車子一樣。

快。小的死了也沒抱怨咳也是現世現報小的當初闖的時候像這樣馬車也。不知坐過多少不料如今打落下來在這裏活受窮罪三年河東三年河西大家不要使盡威風小的就是老爺們的眼前榜樣……他一面說一面將頭上那頂破毡帽脫下在手裏不住的撲灰……管家裏面有個瘦骨兒的漢子掉轉頭望着那車夫冷笑道噴噴瞧不起你老還是一位大少爺呢大少爺拉東洋車是上海頂刮刮叫的新戲你又……一句話未完內中搶過一個胖子伸起手掌對着車夫便是一個耳光氣沖沖的罵道死不了的奴才這地方有你張牙舞爪的規矩你也不瞧瞧這是甚麼所在若是在我們廳署裏早就將你這王八旦鎖將起來說不定至少也要辦你一個三等有期徒刑的罪名……那車夫吃他打得直跳破毡帽又遠遠的攢在半邊嘴裏又夾七夾八的對罵急得那胖子通紅了臉搶過來便揪他的衣領。

劈劈拍拍打得那車夫神嚎鬼哭許多管家有望着笑的有假意上前拉勸
冷不防踢那車夫幾脚的路上走的人都圍攏近前看熱鬧在這當兒忽的
從人叢裏擠出一個小姑娘抬頭將那公館門首貼的那張職銜條子望了
望兀自從皮夾裏取出一張小名片提着喉嚨笑問道你們少爺在屋裏嗎
請你們去告訴他說我有要緊的事特來奉訪……他這一句話不打緊頓
時將衆人的眼光一齊都射到這小姑娘身上來了惟有那胖子是個色中
餓鬼他生平也沒有別的嗜好在這公館裏撈摸幾文有一大半都把來花
費在姘頭身上他幾曾見過這小姑娘雪膚花貌又見他伶俐俐的站在
自家身邊不由而然將適才和那車夫的一把無名怒燄送入爪窪國裏急
忙陪着滿臉笑容伸手接過那名片低聲下氣的說道少爺正在花廳上打
撲克哩不爲這樣事我倒不和這王八旦淘氣請問小姑娘你是那家班子

裏的怎麼在這辰光便來尋我們少爺……偏生這個小姑娘不大懂得他的說話又笑盈盈的說道你們少爺見了我他自理會得正不消你們囉囉……胖子忙道是的是的請你在這裏稍等一等包管少爺立刻請見……他說着這話含笑向那一干人說道這件差使讓兄弟替你們効勞了罷你們瞧我這人還是配和那王八旦說話還是配和這小姑娘說話……當下他頭也不回兀自將一雙老鼠眼睛笑得沒一條縫挾着大肚皮骨冬骨冬經自搶入內裏去了衆人這才做好做歹拿出幾枚銅子將那個車夫打發開去然後大家都轉過眼光來打量這小姑娘的行徑一時也猜摸不出只管在旁邊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議再說這小姑娘來尋訪的那位大少爺此時正和幾個朋友團聚在一座小花廳上當中放着一張楠木雕花的獨腳圓桌桌上一副簇新撲克牌攤在那裏因爲人數不齊却還不曾入局就也。

奇怪俗語說得好有其主必有其使在下適才敘出的那個家人不是一個胖子嗎那裏知道這位小主人生得比那家人還胖得幾倍論他的身段並沒有多高一顆九斤半的腦袋不偏不斜却好安安穩穩的頓在那半截身子上面至於他的頸項却發得弩叫人沒處去尋覓一頂瓜皮小帽歪在半邊帽子尺寸比較他腦袋的尺寸却是相懸霄壤我也沒有別的比方譬如一座坟墓上輕輕的安了一塊土基若是滑一滑這土基便要直滾下來但凡這位大少爺說多了話便有些上氣不接下氣他的歲數今年也有二十歲了遠遠望了去却只和八九歲的小孩子彷彿好在他和朋友也不講客氣別人坐在下面椅子上他却老實猴向高炕因爲不這樣他也不便和人家講話其時朋友中間有一個少年慄慄懃懃的對着那少爺笑說道大哥這頭親事算是僥倖成功了大哥怎麼謝我這媒人趁衆位在這裏須索

講明白了免得新娘子進了房將我這媒人攢過了牆這也是大哥的鴻福那谷老爲人要算得再固執不過偏生聽見搭這邊做親他兀自不曾打着哩聲隨卽慨然答應況且他的那位小姐在先我們也會見過的生得再標緻沒有若不是他一般會有談有笑誰不要疑惑是那嫦娥忽的打從月宮裏偷逃下來……衆朋友聽見他這話隨卽七言八語也就湊了一陣趣兒直樂得那位大少爺眉花眼笑拱起一雙短膀子向那少年說道一切有勞兄弟很知道感激等到喜期那天少不得請老哥吃一個爛醉……那少年冷笑笑道爛醉嗎這是分內的事正不消大哥費心……說到這裏便將身子向前湊了湊低低說道大哥須知道我們充當這祕書着實清苦得很剪直沒有多大出息萬一大人回公館的時候務請大哥在他老人家面前提拔一句瞧廳署裏有甚麼位置栽培栽培在大人是不費吹灰之力兄弟就受

惠無窮了……原來這少年便是替谷韻香做媒的那個祕書姓董名字叫做董唐至於這位胖子自然是謝氏嘴裏告訴璇碧的那個孟占魁了占魁忙不迭的答應說道使得使得我一定替大哥效勞像大哥的這等才具便多兼幾處差使在理也是應當的但是兄弟此刻心裏很想先見一見那谷小姐因為媒人的話多半有些粧點萬一娶過來是個醜陋不堪的女孩子豈不誤了我的一生一世（天下竟有如此不知分量的人使我又氣又笑）董唐拍手笑道難難難谷小姐此時正在上海學校裏求學如何會跑到這江西來給你白相白相就在這一句話裏已瞧出少爺怎生如此情急……說罷衆人都鬨堂大笑引得那個孟占魁也笑個不住正在熱鬧不防外面跑入那個胖子搶至占魁面前垂手說道外邊有位小姐特地過來求見少爺少爺還是見他不見……他嘴裏雖這般說却早呈上那一張名片

占魁接過來。一望猛直着喉嚨怪叫道。奇極奇極。我們剛才提到他。他竟自來了。天下竟會有這樣巧事……又望着那胖子吆喝道。呸。這個還好不見。快請快請……話未說完。忙得他從炕上直滾下來。若不是胖子攙扶得快。幾乎累占魁跌了一個狗吃屎。衆人不知就裏。嚇得茫無所措。惟董唐聽他這口氣。着實有些似信不信。趕近前將那張名片仔細望了望。上面不是分明印着谷韻香三個小字。（文字從天外飛來。不獨書中人不信。便連我今日讀之也不相信）心裏老大納罕。一個轉念。又覺得這文明時代男女交際都要講究個公開。況且孟大少爺已是他的未婚夫婿。他又曾經受過高尙教育。難不成還學那些腐敗女孩子。見着生人便藏藏躲躲的不肯和人家廝見。好好我這媒人也算眼福。不淺倒要趁這時候瞻仰瞻仰這谷小姐的丰采。（適才還說是曾經見過。不意轉瞬便露馬腳。固知此輩偷夫言

行不能相符正未足爲怪）胖子得了小主人的命令早飛也似的重行跑出來領帶那小姑娘走入花廳裏面其實外間的女郎在街道上行走的也不知多多少少大家便是看在眼裏差不多算是稀鬆平常不見得把來注意惟有這個當兒衆人因爲谷韻香剛剛才談着嫁給占魁一共還不曾放聘覺得他偏生情急的了不得轉趕得來求見一見老公若是講到文明這谷小姐文明要算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所以那一班沒腦子的朋友兀自不約而同的倏的站起來圍攏進前彷彿架了一座肉屏風把個胖子伸得有一尺來長眼光都射在那谷韻香身上只見那谷韻香小姐大模大樣旁若無人似的走至衆人面前迴轉妙目周圍一望笑嘻嘻的說道不曾請問這裏面畢竟那一位是孟占魁孟大少爺……他說話的喉嚨又玲瓏又清脆再配上他這一副玫瑰花的臉龐修眉櫻口綠鬢娟娟雖然及不上那董

唐說的月裏嫦娥，哼哼若放在近日那些女學生中間，委實要壓倒一切。我不知這廳上那一班沒腦子的朋友，心坎上不曉得他們想到那裏去了。失魂落魄如若不礙着占魁在座，我替他們罰得誓包管要挺身出來冒充一充他的未婚夫婿。（便能冒充又有何益？然而世界上痴情少年大都作此痴想，抑又何也？）此時只急壞了一個孟占魁。可憐他擠在別人的腿檔裏，鑽又鑽不出那滿頭上的汗珠子，漸漸淌下來，比黃豆還大，好容易展開臂膀，拐呀拐的使勁，從一位身段長些的夾肢窩底下，將個頭往外邊一伸，接着喘了一會，喊道：占魁是我……占魁是我。（誰曾和你爭奪來可笑）董唐董大哥却還知機，連忙將衆人分開，讓開一條路，方才將那一顆斗大的頭顱發現出來。論這位小姑娘的嬌軀也就很小巧的了。然而和占魁站在一處，若是要同他講話，還須累得人家低垂粉頸。這個時候，姑娘將他仔細。

望了。望不覺笑得花枝招展。指着他問道。那個叫孟占魁的便是你嗎？……孟占魁見了這樣美貌的妻子。他早歡喜得神不守舍。暗想我這董大哥真算得是個好人。不但作成了我這美滿姻緣。而且說的話絲毫都不會講謊。又見韻香向自己詢問骨頭縫裏颼颼的作癢。也不知要回答他甚麼才好。好在像這樣紈袴子弟別的本領雖沒有。至於尋花問柳和女郎灌幾句米湯兒。原是他們特特等的拿手好戲。隨卽向前湊了湊。先是一鞠躬。開口第一句便對那女郎喊了一聲。我愛……女郎大怒。指着他吆喝道。且住！你這廝嘴裏休得放屁！我要不是因為初見便該老實先刷你兩個耳光……衆人聽見他這口氣都嚇了一跳。暗暗囁嚅道。不好不好還不會成親呢！倒使出他家主婆的威風要來打老公了。一面想一面替孟占魁捏着一把冷汗。還是董唐有點見識。慌忙做好做歹。上前勸說道。小姐休得着惱。既從遠道。

而來也沒有個站着談心的道理。還請小姐上炕去坐地叫他們泡好茶上來那女郎也不客氣真個便向炕沿上一坐占魁和衆人也就排列着坐在兩邊椅子上面女郎儘瞅着占魁冷笑半晌說道你這矮小廝（稱呼好此女中之黑旋風也）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爲甚開起口來便這樣冒失……哈哈孟占魁生長閥閱平素祇有人來呵奉他從不曾聽見過這等奚落的言語若在平時對着別人如何容納得下無奈他這時候所有的魂靈兒已全被那女郎的顏色攝伏得妥妥貼貼絲毫不敢着惱轉放下一副嬉皮癩臉的面孔笑問道敢問小姐可是谷韻香不是那女郎笑答道（一笑字寫盡慾媚神理）我自然是谷韻香難道還有第二個谷韻香不成……占魁笑道可又來了小姐既是谷韻香我們五百年前已經定了姻緣便稱呼小姐一聲我愛也不爲過……韻香笑道呸矮小廝休得做夢大凡男女

的婚姻第一要配合得過好在大家都在這裏叫他們平一平心把來細細評較評較像你這樣的癩蝦蟆如何竟想谷韻香做你的妻子谷韻香任是一世嫁不到男人也沒有嫁給你這矮小廝的道理你們偌大這一所公館難道一面穿衣大鏡都沒有你去向鏡子裏瞧了瞧便是這在座的諸人也沒有像你這副尊容和你的這副身段天下的臭臭至於糞極頂了我覺得你比糞還臭天下的醜醜至於鬼怪極頂了我覺得你比鬼怪還醜……那個韻香只顧哇哇咕咕在炕上指手劃腳好像開演說大會旁邊那些朋友雖不敢當着占魁拍掌贊成然而一個一個的心坎裏都十分痛快不過還有打着痴念頭的暗想這谷小姐既在這裏批駁占魁不知誰有這造化一般的會被這谷小姐瞧上了那才算得是天外飛來的幸福呢想到這裏大家都有些不安靜起來不是你伸頭墊腳便是他弄眼擠眉（占魁固鬼怪

矣不知諸公自命何如）當中便有那使促狹的心裏很不服氣那董唐替這谷小姐做這樣的媒兀自挑剔着說道小姐這事也難怪我們孟大少爺這撮合山兒原是我們這位董先生僭諾……說着便用手向董唐一指那個韻香順着他所指的望了望重行冷笑道哦原來做媒的便是你這混蛋你的眉毛眼睛比這矮小廝似乎安頓得端整多了只不知你這混蛋安的甚麼心兒把出來多管這樣閒事呀呀呀你以爲他老子做着警察廳的廳長便不惜將人家好好女孩子送出來迎合上意你這混蛋要有多大的齷齪他這不過是個警察廳長罷了萬一他升做到督軍省長你這混蛋還不要將你家姐姐妹妹一古攏兒都貢獻到他麾下好博你這混蛋做升官發財的捷徑（並翦哀梨無此痛快我近有幽憂之疾醫不得愈偶一聆姑娘妙論不覺通體汗下而病竟霍然不亦快哉不亦快哉）咳銜齒戴髮圓顙。

方趾好端端的一個人我就不曉得爲甚麼一入仕途通通把心肝都換掉
了甚麼人幹不來的事體官僚都幹得出來我谷韻香要向你們哀告一句
這慘慘的一個中華民國你們饒了他罷何苦要從你們手裏累得他廉恥
盡喪道德全失不齒於人類我知道你這混蛋現今也充當祕書這祕書位
置聽了去也還清高怎麼你竟不顧名思義沒早沒晚跑得來鑽這樣狗洞
知道的呢知道這祕書當中原只有你這一個混蛋不知道的萬一將充當
祕書的全當做是你我怕你這罪孽可還造得不小……董唐此時氣得直
翻白眼依他原想和這女郎辨一辨嘴舌耐他說出來的話竟是完風不透
水都潑不進去那占魁再也忍耐不得拿手向茶几上一拍使出他做少爺
的二八京腔吆喝說道呔谷韻香你此來究是何意難不成請你來教訓咱
們的嗎……韻香嫣然一笑款款說道矮小廝你既說我教訓你我便費一

些。佛口婆心。當真來教訓你幾句。你可將兩只哈吧狗的肥耳朵。豎高些。靜靜兒聽着來來來我瞧你這樣的越頭毬腦。大約也不會入過學校受些文明教育灌輸些新智識罷……占魁聽到這裏。將個大腦袋斜了斜。硬着嘴說道學校嗎。那都是沒有飯吃的貧寒小子方才跑到那裏去鬼混。以爲混一點本領出來。好在社會上謀衣謀食。這全是沒出息的事。我孟大少爺生於簪纓之族。長於閥閱之家。當然沒有到學校裏去求學的理由。韻香指着。他笑道。該死。該死。你嚼出來的這些舌頭。當然不知天高地厚。我請問你一個。人生在世界上。若是普通智識都沒有。這還算得是一個人嗎。窮直連狗彘都不如了。你家那老狗憑借勢力巴結到做了。一個警察廳廳長。論這廳長的位分是應該替國民做公僕的。不是叫他光替你們做牛馬的銀子。弄得愈多罪孽。積得愈大。眨眨眼頃家蕩產。這也是意中之事。不過這還是以